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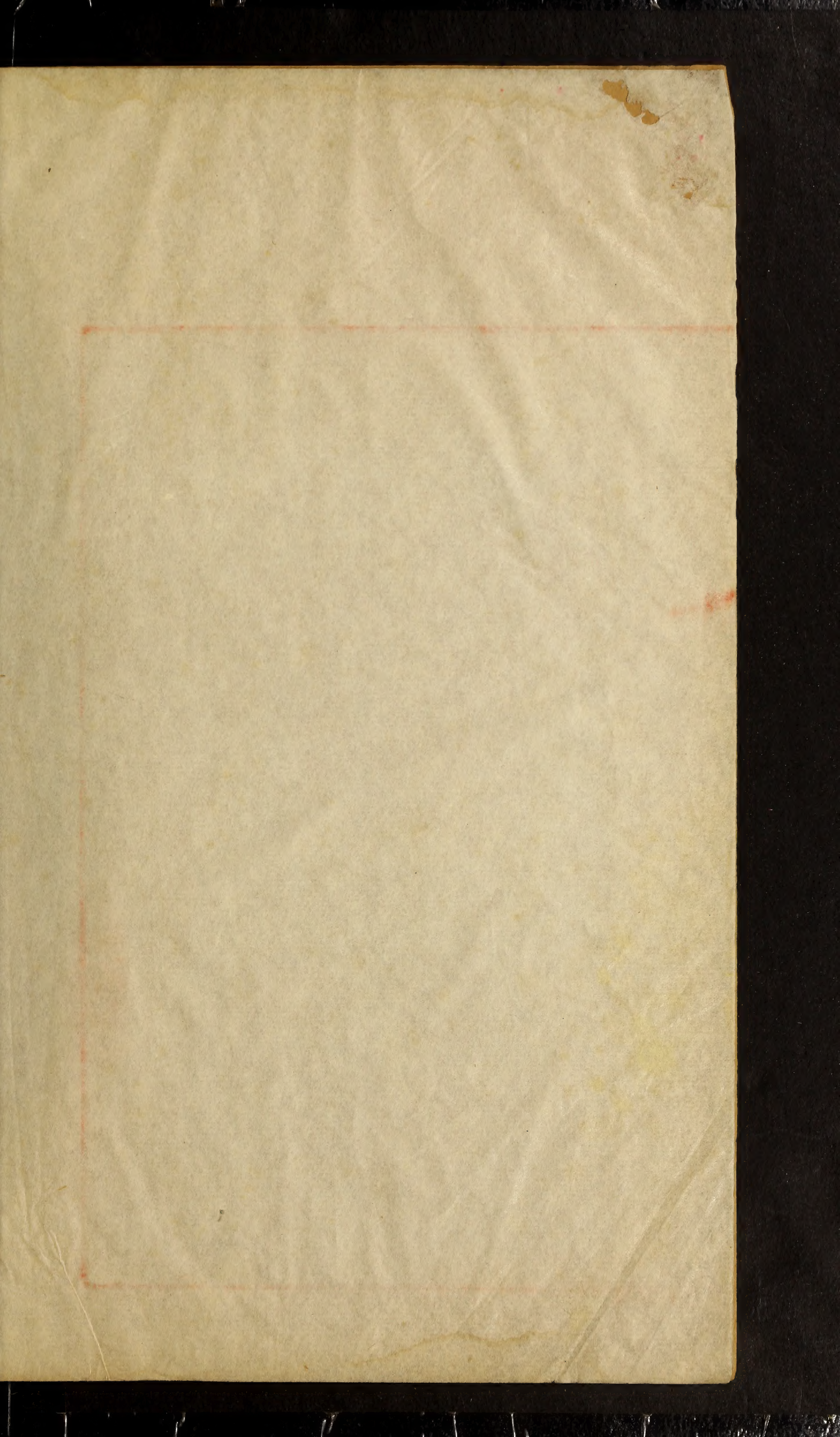


人倫道德學綱要

鹽運使銜廩貢生李熙編纂

一中國禮教與天地相終始萬萬無可遷易

中國禮教相傳四千年之久人人服從法守視為固然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從之則治違之則亂中更數十代之盛衰經數千百賢人君子之討論相安大適從無異詞閒乎其閒其事為天地之常經為世界之公理生人舍此無以為



人倫道德學綱要

鹽運使銜廩貢生李熙編纂

一中國禮教與天地相終始萬萬無可違易中國禮教相傳四千年之久人人服從法守視為固然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從之則治違之則亂中更數十代之盛衰經數千百賢人君子之討論相安大適從無異詞間乎其間其事為天地之常經為世界之公理生人舍此無以為治

故雖欲立異而亦苦無從自近世與西人遘通
朝廷禮失求野方將益明禮教以化列國之爭心而
一時狂士拾取西人之單詞侈然以平權自由
等語簧鼓天下天下當正學盲晦之際人人胸
無所主震於西哲之名動於新奇之說相與叫
囂放誕亦遂信之不疑一如天地之經世界之
理有時而可變者嗚呼人類之安全世界之維
繫設非禮教民何以有今日乎世衰道微異端

蠭起其端開於學術而其患將中於人心風俗久且為世界人類之大憂即今其漸初開若非大聲疾呼揭明禮教之原使人人曉然於世界人類相關之理誠恐其說益盛則禮教益湮豈知禮教之行在於按切人事直昭然與天地相終始生民一日無息即此道一日無可改無中外無古今凡有血氣之倫萬萬無可違易一或出此必致已治者已序者紊世界界紛紜靡所

底止久且胥人類而底於亡此說之來實生民未有之大戚存亡絕續與有關焉凡在人倫被服儒者之教炳如日星切如水火已既心知其意自難聽其湮晦而不即時一陳明知孽畝妖氛逾時即滅而正氣不盛究不能免邪氣之投此人倫道德一書所由敢於妄作也

一西人立說由於國勢之不同其說亦不久將變平等自由之說從古無聞今世言者孔多未必

無一時之取益夫泰西立國亦數千年之久其儒者因心紬義尤未必無所見而云然惟國勢各有不同故見義各有廣狹泰西片心自其初立國即各分疆土各為種族部落人人有敵國外患之心相沿既深故其人處心積慮自無不以張民氣敵外侮為要領平權自由等說施之於權謀雜霸防寇備戰之國未必不可以用衆而取强若中國則開闢至今大抵皆一君所統

治即有時分為列國亦未久而旋合而後人猶必為之定一尊惟其國界不分乃能以普天人類為一家確然可得長治久安之正道自來聖君哲相賢人君子凡主持此義者無不究心於民之所以亂與世之所由治如何為之治安如何為之秩序是以定倫制禮必以範圍萬世生民無越為大歸因於國勢不同故中西儒者各求義之所急其見地廣狹久暫萬不能齊今雖

世界大通中國亦為列國之一而持保種族之義則取勝不過一時持保人類之義則大同可以萬世况西國近時爭戰日急合併必亦日近我以禮教自立其體不但人莫能犯久且足以化人孔子云齊變至魯魯變至道以聖人處羣爭之世必不能無慮於吞併而猶為是言者則可見道之强於本必勝於齊之强於末强末者勢敗則見削强本者道立則人歸語似腐談而

世界公理實不出此故平等自由之說在西國主張民氣如臨危急之時人自為戰以有敵國外患相制人人莫敢大肆尚能為患少而取益多若其一旦合併則今日父子爭利明日君民爭權懼心既無爭端必將日熾果至此會誠恐彼中儒者亦將鑒於亂而謀改絃不然一潰隄防人無安枕矣夫以西人不久將改之說其不能大行於西國可知中國積弱不强正由於禮

教之日替豈轉可執西人不行之說而大行之以魯效齊豈魯之幸世人不察惟知好奇好怪羣馬標榜以為高明豈知天不以新奇而改其固然理不以一時而變其定則今人之好為是論者其亦不明國勢未計將來而已矣豈果治安之道哉

一平等自由之說破壞禮教最甚其害甚於洪水猛獸

夫平等自由之説非獨無益於治安而已也且於人世為大害焉何則禮主於隆殺差等所以調親疏別尊下也言平等則人無親疏無尊下又誰得而相制者墨子之兼愛尚同坐此弊也為害一禮主於嫌疑禁制所以明秩序防侵越也言自由則人無秩序任侵越又誰可以相安者老子之裂冠剖斗坐此弊也為害二言平等則父之所施者重而子之所報者輕是不平也

為害三無親疏則所與近者薄而所與遠者厚是無等也為害四無尊下則齒優者無依勞多者無報是激天下以越等也為害五言自由則自我以外皆不得自由矣是之謂自肆為害六自我以外皆不得自由則人將起而犯我矣是之謂自樹敵為害七夫中國禮教既曰君臣父子則直行乎君臣父子之道而已矣西人言平等自由而其實立總統則位尊於官舉議員則

權優於民名為平等實則不平等既言自由又言以他人自由為界名為自由實則不自由名與實殊强詞悅衆則無取一行其實舉國必亂則可憂西人勢處並爭非要民即無以立國久將自化固亦不必獨起而難之獨今國中敗流專取此說為干犯名教之地豈不知老莊楊墨久經論定斥為異端今縱變一說以揚其波投時固佳終何以免率獸食人之大患目今人心

之詐風俗之偷所賴以相安得生者猶幸綱紀
自存尚不敢公然破壞若再中以種種不經之
說必致言團體則聚衆行强言自由則犯上作
亂散亂靡紀禮教去人類亡矣雖洪水猛獸之
災何以加此此而不辨何以副
聖天子治世之苦心與古聖賢愛人之本意是編按
切人事義有專歸明禮教闢異端雖力未宏豈
敢多讓

一不明禮教之大原無以見異端之害世

今人被先聖之澤日處禮教之中安居樂業無率獸食人之慘其誰之力而至此者世人習焉不察樂之久而忘之忽生厭視轉相嫉惡遂取異說以求惑世誣民其亦知禮教何由始世界何由立乎夫聖人亦猶人情豈必好為繁苛故為矯飾漫然設此縛束手足之具誠以民之初生漫無等紀飲食男女各惟其欲強者恣為淫

殺弱者無以得生羣奪互爭紛然大亂相沿不改必至互相殘賊人類將無以存荀子謂民無度量分界則爭韓子謂上古無聖人則人之類滅久矣無羽毛以居寒暑無爪牙以爭食是可見禮教未興以前民無所統以為治防檢不立器用不備相與爭逐擾亂岌岌乎有不可終日之勢有聖人者出因天地陰陽之義以一男一女命為夫婦夫然後家之義乃定自家之義定

而父子乃親故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天下之人皆有父子夫婦然後因家之義而推之就宇中德能服衆者從而父事之夫然後國之義乃定自國之義定而君臣乃嚴故曰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凡是三者定倫之本即立教之始也厥後益闢益精綱維日密推父子之義則為兄弟推兄弟之義則為朋友夫然後有五教孟子所謂司徒五教是也再後又推父子兄弟之義則

為宗族推夫婦朋友之誼則為姻婭夫然後有七教大戴禮曾子所謂七教是也七教既定凡民入則有父兄出則有朋友親則有姻族尊則有君臣自一人以至於千萬人莫不納之倫類之中即猝然相遇咸秩然有定分之可守防檢周至患害不生由是聖聖相承準倫之大綱定禮之節目有君臣則有朝覲黜陟有父子則有養葬祭報有夫婦則有問名納采有兄弟則有

行隨坐隅有朋友則有執贄相見推之鄉飲大射以合其衆養老乞言以興其仁郊天祀祖以厚其德斯民生乎其際涵泳維繫因人倫之定則乃以生道德之定情條理秩然不可犯越天下納於一軌然後相安相制民樂其生禮教之於生人其關係亦云切矣一或有改則立見紛爭楊墨無父無君其說亦未嘗不可取快一世而秩序一壞則淫殺大亂之事將何恃以為之

防孟子立指為率獸食人絕非想像之詞蓋服習儒家久已窺見大本因異端忘本好怪故能直抉其弊之所終今人雖讀孟子之書而拋荒大義復為異說以自矜異其亦不慮人類之胥亡乎老莊之後流為申韓蓋心之慘忍有以啟之也學者從事儒書自應先明大義惟知有滅人類之害乃能知設禮教之益惟知禮教之益乃能決異端之非是編反復申明兢兢於翊教

之本意誠以生民利病莫切於茲一為所搖則危亡立至放淫詞闢邪說實有不得已者在焉固非無病呻吟漫然為是杞人憂天之慼也讀者試一設想則利害自明

一不知後儒之有誤無以見孔道之大純

近人因中國積弱歸罪儒家至並疑孔子之教為未善此大不可者也後儒學派自是有誤豈孔子之過哉不為揭明禮教又生一敵矣噫可

懼哉夫聖人者非神奇不可之人人也能生人者謂之聖自伏羲首創人倫其後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相繼為治無不勤勤於禮以保安人類為本務斯民率乎其道則生人之樂日以休是數君者皆能生人故皆得謂之聖又其後則周公不得位而以定禮樂致太平孔子不得位而以修人道教萬世萬世之人沐乎其澤相安得生故二聖人者雖不為君亦皆得謂之聖

而孔子且為至聖焉何則前數聖人其位為君民可被其化而不必能述其道孔子大聖人而其位為民斯民準而由之則天下後世可以不亂以孔子之實效如此至大且遠而後以至實之名歸之非若後世以道自矜其實空虛無物也孔子之道乃匹夫匹婦所可共由之道以行守言德不外忠恕行不外孝弟務不外民義教不外人事道不外中庸以服習言志不外春秋

行不外孝經道不外文章教不外文行忠信雅言不外詩書執禮其事至實而不可測以虛其義至切而不可測以遠後儒率循乎此雖萬世無弊可也然後世去古益遠鳥獸洪水之患久已不切於人心諸儒靜坐研思遂不免好高之見多而憂世之心少論四端談一貫剖理氣審幾微太極無極之詞主靜持敬之辨紛然並起膠擾一世揆其說雖亦原本先聖意為發明然

夫子性道不可聞仁命且在罕言之列上智雖可語上而語顏曾之列仍不過歸仁行恕依然治安一世之實功既無性理之足言又無道統之可貴宋儒自濂溪開始自後轉相尚矜雖學問踐履無愧賢哲然非善談性理幾於不得為通儒不聖不禪遂成別派由今思之孔子之學在禮後儒之學在理孔子所重在倫後儒所重在道孔子為教皆實而及人之事後儒為教皆

虛而懾心之事孔子之大大於推天下之公德後儒之誤誤於專辨一己之私德禮可及人理難盡解倫有定則道無實器學孔子之學而不及孔子無論賢愚不肖尚可以實踐而樂羣學後儒之學而不及後儒必至雖上智不過空言至下愚益多强悟一用一體一庸一奇一易一難一有用一無用同源而異派異趣而同名千里毫釐不可不辨近世服持名教士習日即於

空疏大抵後儒道德之陳言有以困人之心思而流於廢事國弱不振未始不由於禮教之不明而論者不察其詳至欲指後世之迂疎為儒家之統病異端乘閒而起乃得大肆其鼓簧豈知後儒自是專門孔子乃為正道三年期月自有真傳愚明柔强豈無大效略加研究則虛實自分今為是編最重在此恐學者但讀宋明語錄誤用心思因取張氏道統錄孫氏理學宗傳

兩書考明漢唐三代上古之源流一一標其行
誼揭其學術於孔子立教大端反復辨論期正
其體而防其誤俾學者先明正教然後分其別
派一一究心庶幾有主在心是非自能別擇不
然一經談道理障即已日深非錮蔽終身即見
異思棄二者均所不可故不能不為孔教一發
其凡也為知為罪又復何計
一善讀論語自可以見孔子之學派

孔子為儒家不祧之祖吾教之泰山北斗也故欲明禮教不可不知孔子然欲知孔子求之後儒不如六經之的實求之六經又不如論語之真切六經既遭秦焚又多竄亂語義深奥箋註難通惟魯論顯然為聖人之書語語無妄字字可寶於孔子教派瞭然大明雖與學庸同傳而學庸已微有出入然大體猶為未失者也由今思之孔子言仁仁不過親親尊賢立人達人皆

切以及人之事無所謂心德愛理核中生氣也
孔子言敬敬不過居處執事見賓承祭皆實以
涖事之具無所謂主一無適敬義夾持也孔子
言性性者愛親敬長飲食男女皆人所有故祇
謂之性相近不必言善亦不必言惡也孔子言
獨獨者與人無與之謂聖人之禮皆起於人與
人相際故孝弟忠恕恭敬辭讓之說老老長長
恤孤交友之詞皆有人在焉人之相際始於夫

婦故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道蓋因人而見也惟獨則雖無人而亦謹故命之曰獨慎獨者仍為誠以待人而設既無所謂研幾察微尤無所謂靜坐以觀發生也高弟期於為邦成人不外禮樂一貫止於忠恕至善不過明新聖人一生教人求之論語學庸殆莫非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說法問學者以此問政者亦以此可見聖人之心純然以條理生民為要義其他高遠

之言形上之道雖或六經偶見未必果為聖人之言自宋儒葉適之後多有疑義十翼非孔子書者考之孔子終身所言誠多不類六經猶難盡信則諸家百氏更可知矣漢儒多得古訓而不免支離宋儒深悟本原而不免空鑿知此二義而後禮教之大體孔道之大原學者可以執本而求不致再多偏失是編於孔子之下擇論論語數條略見大概非云註述聊以考學派正

歧趨而已矣

一考古學校定制可以見三代之學術

孔子之教人道之教也凡為生人人人秉持此教無越無逾天下即歸於大治故孔子之學術在此三代之學術亦無不在此考之周代學校之制而可恍然矣周人立四代之學無非為闡明禮樂誦習詩書而設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春夏干戈秋冬羽籥當時學科歷歷可見禮樂詩

書全為化人之德三代之時無人不學亦無事不學故必以正天下之德為學校之大法治世因亦賴之國學以養國老鄉學以養鄉老下至一閭之閒亦復鄉老坐左庶老坐右俾子弟瞻仰尊依出入慕效全在齒德兼優之人其時陶鑄生人驅而納諸一軌之中確然操民德之券而使之莫能外故三代稱為治世者則以先聖定倫以防亂後聖即率天下而從之民雖億兆

而其履則一也語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禮履也齊一也以禮一天下之後生古人之於德育可謂切矣然學校又非徒德育己也書曰六府三事孔修六府者所以修三事者也三事者何曰正德曰厚生曰利用其在國家禮樂敎化為正德之事醫藥蓋藏為厚生之事舟車器械為利用之事聚民而居三者缺一不可民之所賴士之所修也其在學校傳以傳德意正德也保

以保身體厚生也師以導教訓利用也正德即德育厚生即厚育利用即智育天子之學曰辟雍註辟明也雍和也所以和明天下和者德育之事明者智育之事而辟雍之制又言壅土如壁以節觀者為校射也言乎射則體育之事亦在焉三育之說自古皆備於此可見推之當時學科則禮樂為德育射御為體育書數為智育推之聖門宗旨則仁為德育智為智育勇為體

育文行忠信之旨不外乎德行道藝之科上下同源教育一理以是見三代之時天子所以為政即學校所以為學學校所以為學即聖人所以為教無高言無異說無無用之學無無師之傳無弗化之德無弗備之術凡此之為無非欲一世之人材皆知蹈和秉禮養欲給求儼然造一定之程可以為生人治安之矩風俗厚純政術休明良於於此後世庠校既廢學非所用百

氏乃起而鳴於時或倚道德為空談而形下之器盡廢或以兵食為治具而正德之事又荒紛然雜陳抉擇將非易易豈知古學定程聖門定則既非空疎無用又非逐末離本兼善盡美無以加茲今人有執後世一義以議古人者殆徒見其末加考究未知古人所學為何事耳設詳考當時學術則崇本致用其義至美而法至良古人豈有不純不備之憾哉茲為略舉大凡俾

學者知三育之理自古為昭而古人學以為民
絕無無用之學而必以正德為之本者則德行
為溥通道藝乃專門耳今雖力求新學而欲使
體用兼備則聖言古制益不可離矣

一宜知政教一原乃可不為後儒所誤

古人專重德育故學校成材較多學者既當加
意矣然知古人重德育而於德育之外遂盡置
之不講又豈古人之意哉自羲農堯舜以至伊

周孔孟或為君公或為卿相或為布衣然揆其立心皆汲汲以生人休戚為休戚從無瞑然一室遂可畢儒生之事者孔子曰曰明德即曰新民既曰修道即曰設教既曰隱居即曰行誼既曰舍藏即曰用行其位雖匹夫一身其責則天地民物也故雖與弟子私室談心而語顏淵則曰夏時殷輅周冕語子張則曰因革損益語樊須則曰務民義敬鬼神語冉雍則曰正南面以

在下匹夫而所言皆君相之事其不以為出位而僭者則以學在明理道在安人政教本為一原無非為父子君臣謀其樂利今日所學即為來日所用設無所用不學可矣孔子但求學之用耳豈果如公羊家言尼山有王魯改制之妄哉夫通天地人之謂儒師儒與凡民之別即由於一在處己一在安人孔子曰民可由不可使知者言凡民但順子孝臣忠之則而師儒則貴

深知其義有以教民後儒誤於高明但求學於
心性之地一若治世安民之事可以置之外來
者故求道益高而為學益晦求理益精鑿而為
用益空疏自程朱諸儒以格致名家大體仍在
踐履其弟子轉相傳述則日以離其本矣宋時
風氣大開人人思竊兩廡一席但求心性所便
其餘一切類所不談始猶奉師說以考異同繼
且因門戶而排異已象山一派與紫陽不合所

爭全在意氣豈與 學術然學紫陽者惡象山因
其過於空衍猶其近正者也至於永嘉之經制
永康之事功在宋儒中可謂景星麟角而程朱
之徒猶然嫉而攻之豈其學之果為世病哉以
門戶爭不求實效無怪儒學無用後且見譏於
世矣學者一讀宋人之書爭辯萬端即不免先
亙門戶之見後雖欲自拔亦苦無從當入學之
初自宜先辨其志須知儒者為學即所以為政

政不外三事學亦不外三事政不外君臣父子學亦不外君臣父子道德之說起於人倫經術之深貴乎致用辨明此義乃能識宋人所謂存養為精者不過後世專門之學達之於政不必盡通其以事功為粗者則又異己之見存實則新民之業此猶近是如此區分然後求新學者不致失本原守舊學者亦不致於少作用本末相濟學術乃宏是編羅列諸家各有所取而於

宋人以道為精以事為粗之說則不能不力為辨明儻離人事以道高明則儒者終無有用之一日矣豈聖人之意哉茲為撮其大凡俾學者先入為主勿為所蔽庶幾日起而有功焉斯亦所謂不得已之辯耳

一宜知中西一理乃可不為新說所搖

世界同此世界也人類同此人類也身體髮膚同此身體髮膚也心思才辯同此心思才辯也

而何以中國聖人所以防範生人者則如此而西國哲儒所以破壞羈勒者則如彼豈中西有二理乎不然也西人立國於敵國外患之際前已言之惟其專重富強故謀君刺相之事歲歲而有之西人不以為非也背父離婚之案月月而見之西人不以為異也何則但期民氣中國勢壯財產足紳富安則雖秩序大撓舉國有相攻之勢而亦有所不恤是故輕刑以悅衆非其

人格果高也前者被殺後者僅受罰焉視若固然故不以為縱耳自由以匹配非其禮義果勝也甲有所屬乙得而亂焉視為固然故不以為爭耳其實重財產輕人命傷人者無刑則殺機伏矣重自由輕倫紀姦人者無禁則淫風熾矣淫殺大行國之不危者幸耳豈果西國之有異道哉中國古時秦人知財命不知有父子父子得以相訐也其時未嘗不致富然未久而國除

越人知生聚而不知有夫婦寡婦得以野合也其時未嘗不致强然亦未久而國失由是觀之時處戰爭民皆有禦外之心變法尚可苟一時時際承平民或有自肆之心蔑禮必不能安旦夕中西雖隔而其理則同中國大本自明當此危急之時不過再以富教相加自能服遐方而致一統若以一時不振妄為歸過遂遽取四千年之舊法而棄之雖由學者見理未融誤於新

論而全國被其影響為患深矣儻於是編加意研求力持大體之所在雖經一時狂士好弄其舌而理勝自不為所搖反復申明蓋致望於全國學校者如此興衰所係豈細事哉

一伏羲為倫理鼻祖學者不可不知𠂆

孔子删書斷自唐虞前古非必無書特以世代荒遠未易考信故竟從略聖人用心之深確自當為後人所取法惟是書者史也前古聖哲之

嘉言善行畢見於此儻有一字荒渺一語無徵即不免意近好奇為後世異端所借口且古人行事足備後人法守足矣與其遠而難稽何如切而易入孔子祖述堯舜故託始虞書義有攸宜豈能妄改後人去古益遠以孔子不能考信之事後世安能復明高語羲農必無一當不知事各有義物各有源考古固貴得實徵數典則不宜忘祖中國禮教至堯舜而始大固不自堯

舜而始傳今欲治此學者知吾教之淵源若不
論定創始之人學者將終於疑昧況太古以上
人倫未立禮教未興斯民之膠擾紛爭幾與禽
獸相去不遠必為詳究其始而後可見聖者之
用心亦必考定其時而後可見倫紀之可貴古
史考謂庖犧始制嫁娶新語謂庖犧始定人道
白虎通謂古時三綱六紀[未有三綱六]伏紀伏羲始正五行
易乾鑿度謂古時人民無別羣物無殊伏羲始

畫八卦通德類情由是觀之可見古無伏羲天
下之亂將無底止其創為人倫道德以安人類
者蓋自伏羲始也伏羲一身為上下千古人類
存亡之關鍵民至於今受其賜豈宜以其遠而
忘之張伯行為道統錄以太昊為統之所自出
與尚書取法言行者義自有別故宜從之目今
正學日湮學者追念古初正當為人類存亡之
大懼遠徵教祖正所以啟悟時流由此開宗借

以明義例非妄作識者諒焉

一孟子兼哲學家學者不可不知其別

生民以來未有孔子自孔子在時而弟子已羣推之聖孟子生於戰國縱橫之世其時百家並作人亦不過以儒家目之未甚尊異荀孟並稱由來已久至宋儒好道以性善發自鄒賢乃仰躋之顏曾之列由今考孟子學派其功在萬世者在言性善以闢異端而其派亦微與孔子不

同者則由於好言性命以開後儒性理之漸孟子思服孔子豈必不知孔子之不言性為深防學者之好高恐設想一入空虛踐履便多未盡惟其時會所值異喙爭鳴憂心於率獸食人故不免害取其輕發為不得已之辨孟子言性正為導人於禮教勉人以實行雖與孔子為派不同而用心亦正相等後儒不察乎此徒以空談性理遂其好高自異之心猶復借口鄒賢故為

推重其實孟子當日不過以此為通情之贄何嘗朝夕聚訟以此自矜後儒僅假其名其亦何能誤其實七篇具在其義所輕重固易明也獨是沿襲已深宋儒終身撫膺大體究在孟子理學一派亦不得不謂自孟開之今就泰西諸儒學派一為衡量則孔孟之別益可概見蓋嘗論之孔子專於用禮倫理家也長於教人教育家也倫理在乎實行教育在乎得效若一言性理

非徒無益於二者且恐徒分心力而難勉中人孟子亦非不為倫理教育之大宗而既開宋學先聲則不免流於哲學一派矣哲學亦今中西諸儒所最貴最難之事而較之倫理教育則益人切用究有不同一則僅潤色昇平一則能楷模萬世其閒輕重大小必有能辨之者矣學者既治一家於宋儒之書䫇宜取讀其淵源所托自不可不知若不於孔孟流別預辨之明將來

理障一蒙當有莫能自拔之憾況孟子與孔子有閒朱子已屢言之辨别異同決非訾議先哲學者其可不加之意乎

一周秦漢唐諸儒去聖未遠猶為近正孔子没而微言絶七十子亡而大義乖春秋戰國之間老莊為一派申韓為一派蘇張為一派楊墨又各為一派老師宿儒各為臆説以傳世當時羣言蠭起學者之擇術亦難矣究其時去

聖未及數百年孟子既起而崇儒游夏之徒又相與以經術教弟子故周末漢初之際師說未墜學者因文見道尚能不離其宗荀卿為老莊之徒而知禮為後起專在人為著書數十篇義主勸學雖其好言性惡不免見譏於儒者而盡人事以挽天命究勝於言性者之空踈廢學多矣其後漢初諸儒明經教世其修身制行類能窺見大義與墨守章句者不同賈長沙學無師

承崛起以禮經世因類見義古制因亦大明固猥然教育大家也荀賈二儒前人論學者往往無取而其大體近正以救末世廢學荒禮之弊則良師馬鄭氏禮為專家表章已非一代惟文中擬聖太過立言寡要若無可傳而大亂之世幸獲一人猶麟鳳矣安得以其淺而遺之自漢以來佛說大盛至唐而益滋韓文公以不世之才為中天之柱推原道本毅然奪之燄而止其

波維教之功不在禹下凡茲儒者大抵皆在宋學未興以前去古未遠猶確然得見聖人之真義推究其說於生民類有實益而非徒為口說以自高學者習於耳聞罔不知周秦為諸子雜亂之時漢唐為箋註繁衍之時而詎知依道求之固有如是哀哀之宗工哲匠也大抵學術自戰國一變自有宋而又一變戰國之變變在異端有宋之變變在儒者異端之變易見儒者之

變難知從前理學諸書考溯宗派雖於漢唐諸賢亦多崇尚然漫然歸之以道德無從見學派之同異焉是編重在流別故於前賢久經論定者不復美以虛詞而惟折衷聖言定其見道之深淺以示後學之趨向雖治宋學者好談性道不免視諸賢之履蹈為麤而道有泛切無精麤於時重人倫有君子固吾聖人之宗支也學者善自得師於茲為正豈可因宋儒之變而轉輕

議前賢哉

一宋儒學派過繁學者不可不先知其大要宋世自孫胡講學開一代之先河自後風氣日盛學統四起理學遂與宋室相終始聞人迭出數以千計有宋一代養士重儒之報可謂盛矣安定泰山前無師承崛起講道其人皆原本經術究政教之原明禮樂之用弟子傳滿天下大抵賢者能達於政不賢者猶能執一藝以濟人

其時雖無事功經制之名而學非無用猶能與道為近孫胡既出天下翕然從之者從范歐司馬諸賢論手經邦於上古靈士劉諸儒傳道受業於下天下至此風氣已大開矣濂溪應時而生以誠靜之學倡天下伊川明道皆出其門太極陰陽性命天道之詞乃大起於儒者之口濂溪渾樸明道高明伊川篤實三賢深思獨造必欲以聖人為歸學術由此入細加精而風氣亦

為之一變康節明於數術獨昌其宗雖與周程並時有名而數奧難知其傳究未大盛伊川自謂使人易從不如其凡而艱苦刻厲成材自衆門人如元城華陽景迂上蔡龜山廌山和靖兼山震澤諸儒皆有聲於時為此道接脈然周程既以存養省察為道體之所在諸儒少一不審專修其內則幾乎禪矣故程門諸儒習禪者過半豈伊川之意哉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詮註六

經殆徧見之明守之正幾於造聖人之廬而啜其羹惟早年就學崆峒泛濫二氏雖其踐倫守禮不越中庸而高明之見動於中前儒之說乘於外究不免以一物道文學以一物極高明以朱子之賢而不免好高以後學子相承牢不可破性理遂為專門之學矣夫學問之極效在能安人宋人別自成家凡讀儒書無論文章事業之所至必先以能得道統為神奇涑水而有潛

虛橫渠而有正蒙濂溪而有太極伊川而有定性推之凡為儒者無不有一精奥深微之論載其集中初學由此入門成材以此傳世成為定格莫可得而易焉夫有程朱之學問踐履則可無其學問踐履而徒以是相矜其不至於空疏坐荒者幾人哉是故自宋以後諸家之是非同異聚訟大抵在此雖橫渠深識仁體東萊主持文獻南軒彪炳功業若可自拔而出而天人性

命之說固亦猶是嘵嘵也其後鶴山西山深甯東發支搘末流雖其學或純或駁或約或博不能一致而以言性理則大體略同終宋之世其能矯然立異者亦惟永嘉數子永康一人而已矣舍性命之空談求事功經制之實用其猶安定泰山之嫡子哉宋世講學盛而講學之禍亦烈元慶之黨洛蜀之攻朱陸之爭新學之關其中興衰得失幾關國運後有君子引為鑒戒少

持異論固其宜也元學以魯齋為大家明學以姚江為巨擘姚江由象山轉手提倡良知與程朱格致儼然勁敵其實程朱主唯物陸王主唯心今泰西哲學家固亦有此二派專談名理兩未可非明末以蕺山為大師

國初諸儒從而受業遂開一代實學之盛明季空疏太過至

本朝而始一變之物極必反理固然歟學者從事

斯文上下千餘年之間其中流派之所趨淵源之所託千谿萬徑名稱實繁驟欲爬梳幾於莫得端緒其實賢才雖衆學派雖分而舉其大别不過如此後學尋途擇徑自進於篤實切近一流雖曰未至通儒要不愧為躬行君子其他派别知焉可矣又何尚為

一海内多事諸生當益勵綱維恪研經訓以濟時變

自古安居尚德濟變需才今天下之變開前古所未有學者沐
國家之培養承父師之教訓受民物之責備廣大其心思作用自常以非常之才應之然而才足以濟時不足以治世非常可以應變而不可以處常是故才易得也德不易得非常可能也中庸不可能天下之變其在敵國外患者雖憂危日至但能未漓其本人心既固自能整勵百為

如盤庚之遷殷文侯之興衛時非不弱而得其
道則愚柔而柔強惟患一在風俗人心雖有智
者無以善其後今天下失敗偶見
朝廷亦常變法以圖強矣而效仍不至者豈不坐官
民士庶大抵皆有自私自利之心從不知公義
之為急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不過常道而四維
未振則國安得強此時雖無外侮紛乘亦無以
副

聖主勤民之本意而況列強環伺詎得一日安居於此而欲預杜其憂惟在士首居民者樹之風聲為臣則忠為子則孝為下則弟為上則慈人人親親長長誼如一家指臂乃可通情緩急亦可相倚外人雖甚強武而一立基本其氣已莫可得而犯焉是以一人一心則分而備多萬人一心則合而力聚古先聖王垂經教世其所以納民軌物者無非欲制民之私欲發人之公心人

心一公則團體可以立結興衰起弱有異道乎今人當危急之頃與其多為奇論何如返求六經經義明則士習自純民氣亦由之而固譬如病急則清元氣元氣清則客感自除矣宋歐陽修於佛法大行之時作為本論以告當世蓋猶是指故謂今學校諸生應當時之變當以恪守經訓為第一要義諸經為古人言行之繩矩求之章句訓詁則義誠寡要求之倫常日用則道

不遠人果能得一二良師為諸生講明大義俾人人誦習法守先置經正民興之見於胷中以後範圍心思自不能過不但愛國合羣之理為之大明而由一人以至國家均秩然有定分之可守强國之具舍此莫由後世理學大興諸儒之書講明道義未始不應徧讀然過求精密不必人人可通其真能收致用之效者仍莫諸經若讀經一篇勝於後世之書萬卷試一咋其義

而學者自知矣人倫道德一書為明學派而輯
雖廣徵博引不免於後世加詳然譜列姓名區
分派別則後密於前闡明禮教亣重倫常則今
略於古諸生於讀經之外以此為證則可若徒
以功過後儒為能荒經不讀則未見舍本求末
者能於人心風俗有益也而況經訓不明必致
變本加厲益豈
朝廷教士之意哉

一齊一海內學術當以人倫道德爲歸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雖在學術何獨不然學術無數百年不一散亂亦無數百年不一齊一成周之世四代之學並盛周公以定禮齊一之春秋之世賊亂之說將作孔子以明教齊一之時至戰國異端羣起矣孟子以祖堯舜宗孔子齊一也秦楚之亂則申俔諸儒齊一之西漢之亂則董賈諸儒齊一之東漢之亂則

康成齊一之六朝之時名教掃地益大亂矣文
中齊一之隋唐之時佛說披猖益大亂矣韓文
公齊一之五季之亂等於六朝勝於隋唐孫胡
齊一之有宋一代學黨紛起至南宋而亂極矣
朱子齊一之元明遞嬗紛紜數百年其亂益甚
至
本朝而王夫之張履祥陸世儀諸儒齊一之自
國初至今二百餘年之間言理學則宗程朱言經

學則宗許鄭實事求是學術大同而近十餘年以來又將亂矣以國之不强罪學之無效老學久替矣主張者有之紛（佛学久替矣主張者）紛擾擾莫衷一是有之縱横久替矣主張者有之申商久替矣主張者有之紛紛擾擾莫衷一是而秦西儒子持其偏論惑我狂童羣名哲理社會政法之談乃羣起而抵吾隙古時之亂亂在中國近時之亂亂在五洲自來世變益深則學術益雜學術益雜則

齊一益難意者天其生人在此時乎在此時乎
夫天可數世不生聖賢不可一日不見庸行今
日五洲大闢羣說益滋理之是非斷非有聖人
出而莫能定而人倫道德自古為昭
聖天子稽古右文又兢兢以明經修教天下
欽定學務綱要一則曰專重讀經再則曰品行為重
更以人倫道德定為課程天下由是並進同趨
期於必赴則雖古學之紛如彼今學之亂如此

而諸生勉勉於子臣弟友之間綱紀大明異言將無間而入其於厚生利用之事或甲為此而乙為彼或丙有學而丁無學但期無間民用即不妨各執一科惟此天地大經世界公理有

聖人秉持於上海內即當歸於大同萬國五洲不久猶將胥化是此學者

天子不獨以齊一國中之學術且以規定並世之紛撓一統之規由茲其始

聖謨廣遠薄海同欽矣

一編輯人倫道德學大義之所在

謹按

功令以人倫道德一科為學校教士定程復以宋元明儒兩學案為之課本非以兩書取裁悉當特以前無成書暫取為用耳

欽定章程更有私家準編課本之例可見

聖明求學不厭精詳海內臣民益當集短獻愚以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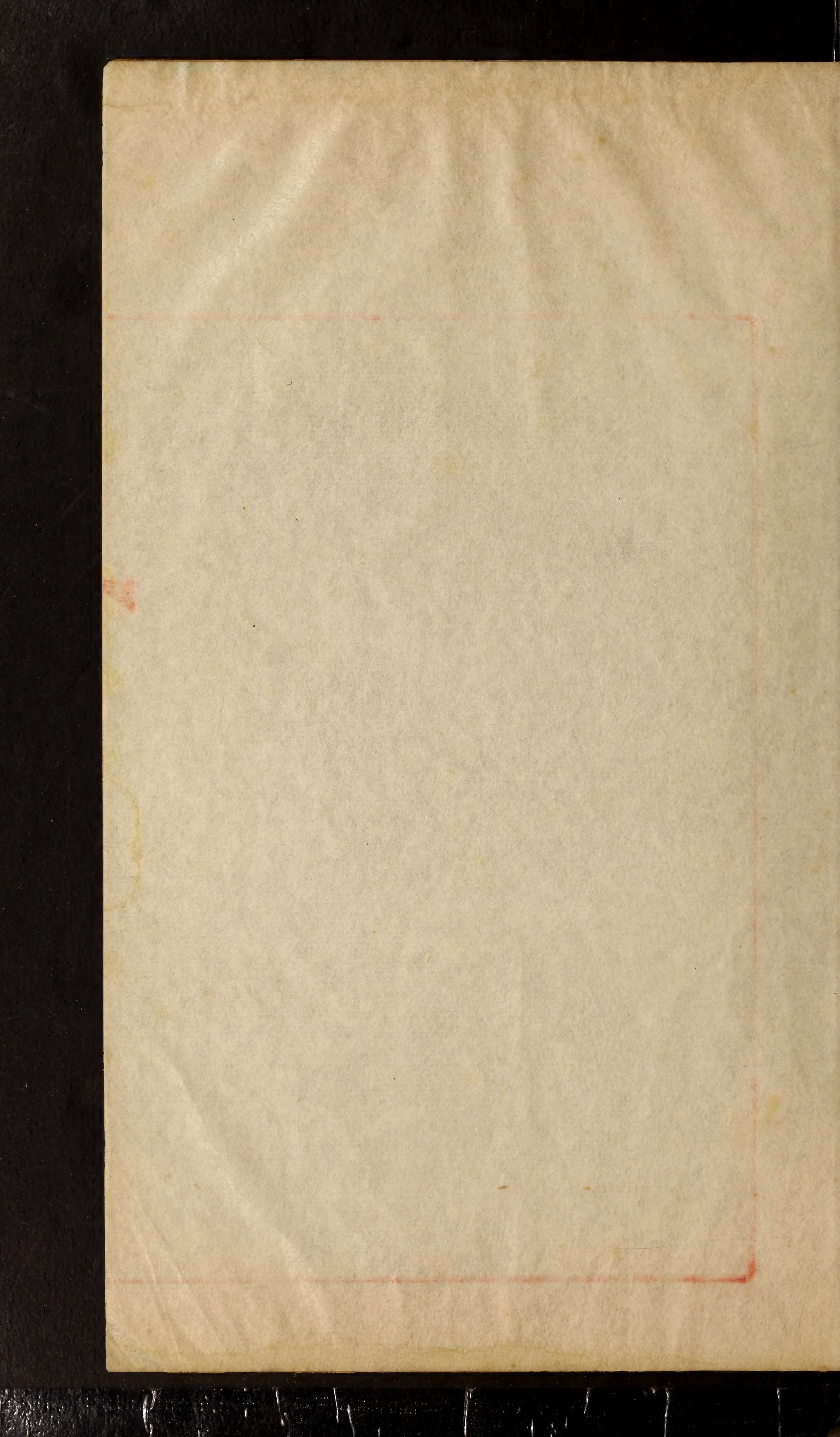
明廷之治作者不敏竊見宋元明儒兩學案雖於後
儒流派摭採較備而於人倫道德本旨尚少發
明况此學創自聖人學者欲觀其通不能不窮
源考訂必知禮教之所由始乃可知派別之所
由異欽遵
功令私家編輯之例爰采張伯行之道統錄孫奇逢
之理學宗傳唐鑑之
國朝學案小識彙合兩學案定為百二十篇以合

學堂年限其中皆就原本鉤節罔敢妄作惟於
倫禮本原之要旨諸家出入之大別既防後誤
不敢不以己意發明漢唐諸儒多采大義至宋
儒以後則性理别為專家今專取其有關行誼
倫王者各採數條其餘精深之論應俟學者專
門治之不復采及學案兩書於諸儒語錄所采
本少今復甄别錄選存者益無多矣且或僅見
姓名不書言論期明支裔弗尚異同誠以學問

貴清其源持守不嫌其約六經諸子成書具在並無阻於學子之深求惟學校期短義長不暇多治空論簡而求當僅可為倫理專書其哲學一門俟諸異日可矣學者由此趨乎實用不取乎空談範於精言不雜於泛論雖古今異派而讀此可以知其凡雖中西別趨而執一可以例其百服習既久是非得失瞭然於中以後勉於人倫深於道德邪慝可以不作而材用自宏矣

聖天子教世苦心斯不為負下士不勝大願敬勒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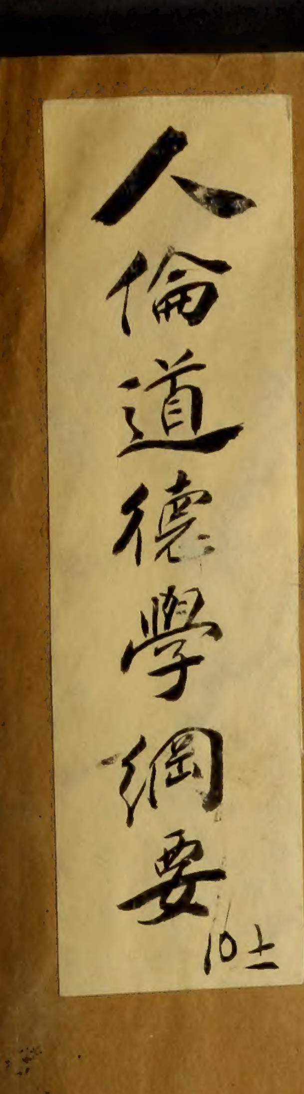
端



聖天子教世苦心斯不爲爲下士不勝大願敬勸簡

端




人倫道德學綱要